



# 非洲人混在广州

本报记者 郑雷

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本人在上海古北、中东人在浙江义乌、非洲人在广州小北路……当在华的老外们在中国各城市形成了一个个聚居群落时，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他们？当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时，如何面对那些涌入中国的“好老外”、“坏老外”？

我们把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纳入观察视角，在清理“三非”人员的背景下，素有“中国最包容城市”之称的广州，如何面对这个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那些在中国淘金的非洲人，他们的梦想与困惑又是什么？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个事实，你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想‘非’下来”**

6月28日凌晨，欧洲杯半决赛开赛前夜，广州市越秀区宝汉直街一家非洲餐吧里，坐满了非洲人。

午夜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煎鱼、薯条、青岛啤酒，一屋子的人说说笑笑，随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扭摆着身体。

“在我们国家，现在才下午4点钟，你让我们现在去睡觉，根本睡不着。”一名非洲年轻人给记者看他手机上的时间，正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这家中国人开的餐厅，是宝汉直街上的非洲人聚会的重要场所。西班牙对葡萄牙这场比赛，由于这里的非洲人都听不懂汉语，服务生索性关掉了CCTV-5的现场解说。

这场无声的半决赛还是让非洲人看得热血沸腾。每当出现进球机会或者故意犯规时，总会引发阵阵惊呼声。最终，西班牙队依靠点球绝杀葡萄牙队，一个非洲年轻人激动地与同桌的记者握手，再握手。

这场比赛开始几个小时前，夏季的广州，太阳刚刚落山，宝汉直街和周围街道生意开始红火起来，道路水泄不通，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而在天前，在离宝汉直街不远的广园西路，刚发生了一起非洲人聚集事件。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俗称“巧克力城”的非洲人在广州主要聚居地，街上的巡逻民警并不比其他地方多多少，只是街头的治安岗亭密度要大得多。沿街商店和地摊汇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服装鞋帽到日常百货，再到煮玉米花生这些街边小吃。

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来到广州，将廉价的中国商品运往非洲销售。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涌入广州，在广州形成了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目前在广州的

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走在上述街区，满街非洲人让你仿佛置身异国，而在广州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一个非洲人。

李志刚曾经跟在广州居住了十

年的非洲人打过交道，虽然他

们在广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却

很难交到中国朋友，也很少与本地

人打交道，在广州去过的地方很少，

仅仅局限于一些酒店等，平时的体

育和娱乐活动特别少。

几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非

洲人身上的体味和香水味让人不习

惯，而且他们不讲究卫生，会在车里

吃东西，吃瓜子，还会直接把瓜子皮

扔在车里；再就是斤斤计较，如果一

个非洲人知道两地之间打车的价

格，碰到堵车，多出来几块钱他是绝

对不对的，燃油附加费也不给。“也

就是广州这个城市包容性最强、中

国哪个城市能容下这么多非洲人！”

一名非洲朋友说。

但在调查中，李志刚交了些非洲

朋友，互相往来，经常吃饭。其中一

个尼日利亚人做生意时碰到了

法律纠纷，李志刚帮他翻译资料，帮

着找律师，但也有一些非洲人，特别

是尼日利亚人，在认识李志刚几天

后就突然跟他联系，找个借口让李

志刚往他卡上打上几百块钱。

据李志刚调查，2008年广州合法

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

人。非洲人来到广州，第一站便是位

于广园西路的迦南外贸服装城，这

里靠近广州火车站，交通、饮食、住

宿非常便利。随着非洲人的到来，周

围相继崛起了许多中非外贸城，周

边街道也成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

居住地和活动区域。

一条环形天桥，把小北路和宝

汉直街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

地区连接在一起。从空中俯瞰，一条

铁路将这片区域横向分割成漏斗形

区域。铁轨路基南面，是小北路的商

铺。在天秀大厦，是典型的城中村。

如今，在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

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

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

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通过，房间面积小，闷热潮湿。一个

单间租金只有300元，带空调、冰箱、

家具的一室一厅租金要一千多元，

两室一厅的租金在二千多元。很多

非洲人都在这里租房子住。居民楼

的阳台上挂满了非洲女人穿的连衣

裙。

在广州，非洲乘客不受出租车司

机欢迎，非洲人被拒载的几率相当

大。2007年底《广州日报》曾报道，当

时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以十万计。

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

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

30%至40%的速度递增。

李志刚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

研究中心副教授，从2006年开始，他

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

进行跟踪调查。刚开始做调研时，非

洲人常常反问李志刚，“你的研究能

为我们带来什么？”“这次谈话后，我

们还能做朋友吗？”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个事实，

你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想‘非’下

来”

李志刚说，起秀区出了这两起

非洲人聚事件后，一些非洲朋友

很委屈。他们告诉李志刚，绝大部分

非洲人都是很好的，希望能够跟本

地人好好相处。在李志刚看来，2006

年后广州本地媒体对于非洲人的负

面报道开始增多，中国人与非洲人

之间的摩擦才开始显现。

“他们这么穷，还这么嚣张。”宝

汉直街一家服装店的店主告诉记者，

本地居民习惯把生活在这里的

非洲人称作“鬼佬”，很多居民不喜

欢他们，除了体味和香水味较大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本地人完全不一样。这些非洲人

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每当半

夜本地人睡得正香时，非洲人会喝

酒聊天、放音乐、吵架。在宝汉直街，

有钱的本地人都搬到环境更好的小

区了。

在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非洲人

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移民政策

历来严苛，很多来自非洲的个体商

户由于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

州亚运会前后，广州对于“三非”人

员的排查力度明显加强。2008年1月，

“合法身份比什么都重要”

陈琳告诉记者，她一直关注在穗的

非洲人与广州的文化融合情况，她的

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下转B07版）

▲广州街头的大排档，本地人与非洲人各自聊得开心。

本报记者 郑雷

Nunu花掉一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半年，Nunu已经接待了好几位这样的朋友。

但谈起这些让他“大出血”的朋友，Nunu脸上没有丝毫的厌烦，反而很开心。他说，等自己回国了，朋友们也会热情地招待他。

因为抽了记者的“大中华”，这位身穿整洁条纹白T恤、褐色长裤的年轻人坚持为记者要了一瓶喜力啤酒。对于他的热情，记者表示不用帮着买单了，年轻人立刻不高兴了，他说，在我们国家可不喜欢这样。

这个年轻人叫Nunu，今年28岁，来自西非的布基纳法索。在维基百科上，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国家是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Nunu从事轮胎生意，就是将中国生产的轮胎运回自己国家卖掉，赚取差额。Nunu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会汉语。每当去佛山、义乌的工厂挑轮胎时，Nunu总是带一个会汉语的非洲朋友当翻译。

Nunu喜欢拍照，他的手机里有很多自己的照片：在广州的天桥上、公园里、饭店里、租住的小区里，照片中的Nunu有些羞涩。他兴奋地一张接一张地翻动，告诉记者每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Nunu手机里还有两张中国小孩的照片，他说这是认识的一个中国人的孩子，“他们真可爱。”

比起其他非洲人来说，Nunu要幸运得多，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如果生意不好，没赚到多少钱，日子就会过得非常困难，因为房租、电话费、交通费都要花钱。

除了电话费、房费、打车费、饭钱等开支，平均下来Nunu每天能净赚300元。他和哥哥在广州下塘西路一个他们都叫不上来汉语名字的小区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月租2500元。他很喜欢这个房子，卧室里有一张实木大床，浴室里还能洗桑拿。

对于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说，Nunu的收入并不低，已经算是圈子里的成功人士了。但Nunu像其他非洲人一样，钱赚得快，花得也快。每当在非洲的朋友来广州找Nunu，Nunu会包下他们在广州的全部开销，还要陪他们买手机、电脑。上个月来看他的朋友让

Nunu渴望融入这个城市，想在广州长久地生活下去，他相信，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但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身份问题。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于雁群对媒体透露，2007年广州市外籍人员管理工作组联席会议曾经作出决定，全市所有外国人聚居超过200人的镇街，都要逐步成立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目前广州、深圳等珠三角10个城市建有106个外国人管理服务站。

2008年7月，广州市政府颁布《流动人口管理规定》，首次明确规定将散居外国人纳入流动人员管理范畴。这个规定强化了对外国人管理的三个“必须”：经商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租房必须进行登记、就业必须持证（就业许可证）上岗。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于雁群对媒体透露，2007年广州市政府颁布《流动人口管理规定》，首次明确规定将散居外国人纳入流动人员管理范畴。这个规定强化了对外国人管理的三个“必须”：经商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租房必须进行登记、就业必须持证（就业许可证）上岗。

于雁群说，对于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说，钱赚得快，花得也快。但他们也消化了大量的过剩库存，这让店主对他们又爱又恨。

“一会儿，可能又得一两天。”于雁群告诉记者，店里的主顾，非洲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王苹偶尔会碰到反悔的非洲客，他们面对已经按要求生产出来的一堆鞋子，却只肯购买当初交的几百元订金的量。每当这时，她只能自己倒倒霉。

王苹对这些非洲人“爱大过恨”。非洲顾客支撑着这里的大部分生意，他们订下商品，交完订金就会来拿，从来不会签什么合同。

王苹说，订金一般为几百元钱，绝大多数非洲人订下多少商品就会来拿，但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差，说好了两天后来取货，可能得等四五天。打电话问他们怎么还不来时，电话那头会笑着

说，现在有一点事，一会儿就去取。这个

▲宝汉直街上这些老旧的居民楼，是非洲人在广州的家。郑雷 摄

▲迦南商贸城，非洲人是这里的主力顾客。

●专家访谈

</div